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六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表七首

明故通奉大夫雲南左布政使梅臺胡公封太夫人羅氏合葬墓表

始不佞與計偕既舉計而曾方伯請老在尊者故參方伯是爲　當宁骨鯁臣其年未耆胡老也固留不可高其義而遂之其後不佞入朝而冢君同亨尹京兆其後不佞在告而次君乾亨舉進士令休寧不佞居鄰邑習次君良而次君獨莊事不佞則以先考妣

之墓木拱矣盖合葬石谿少師華亭徐公志之表
也伯兄介無似待命明公不佞竊附通家敢不敬諾
方伯起家吉水雅以博學篤行有聞　世宗首詔公
車得方伯會選進士充臺諫謝不行既授祠部郎部
尚書日屬草疏疏奏亡不人人傳誦之　上方尊
睿宗立　世廟光祿丞何淵上議請由　太廟道
東出而達　世廟通一爲衢　上心然之諸大臣舉
言不便部尚書孺望持輿論不堅祠臣曾存仁上言
臣聞達孝尊親務以孝達諸天下周王是也如淵議
必斃　太廟垣毀宰牲亭鑿戕　成祖手樹松栢猪

令　衣冠出游東道　先皇其如　列聖何臣懼
聖孝業已不能達諸　先皇何論天下　上怒謫出
居外降級者三卒納言官言復故秩寢淵議　詔脩
明倫大典祠部與焉疏辭不許坐與主者議格引疾
歸遞終考妣喪起膳部更主客武定侯郭勛用事主
客執禮法抗勛尋以參議分守浙東中官崔成出監
綵繢成戲境內方伯沮成百端勛嗾成誣奏之逮
詔獄踰月事白改福建參議詰姦慝如浙江部使者
候代延平僅遣吏持一牘迹之境坐薦書遺方伯出
部使者知黎平時安南初罷兵廣西缺歳餉三之一

蕪以輸廣東者歲萬計力益不支旣擢叅政督軍興
請緩外輸以紓內急已復歷左右江墾屯田萬餘畝
聚賀縣餘田二千畝歲計乃供富川貴賀脩荔諸縣
隣蠻千旄不入境方伯徧行縣始見漢官威儀乃召
父老若丁夫教之耕作畜牧聚生徒立學校教之禮
義詩書頒之士自巖邑願賓興民用豫附諸蠻兢兢
奉要束亡敢恣睢居四年遷貴州按察使尋遷雲南
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凡四遷秩具在要荒黔國世
守滇擅威福藩臬有司陪祀二王廟其禮視　太廟
爲差吾鄉潘簡肅公故居滁去漆甚沭朝翰以爲望

劾藩臬撓鎮守權申明舊章請得專制於是益責似
覲復廟禮如初方伯宣言曰有詔在亡敢方其非詔
者亡敢狥朝輔不得逞必得當而要之陰使人伺短
長卒無所得滇藩下雲南大理二郡歲市金貢尚方
貢不讐率就二郡取足方伯謂卒責之則已甚乃分
二運與之期迄方伯歸休滇人德之不絕口方伯既
家食趾步不入公庭蘄少宰學顏故守吉安嚴鄉飲
酒禮躬帥僚屬賓方伯方伯固辭暇日則就鄒文莊
公羅文恭公相與明先聖之道闡微言必折衷于孔
子而歸本于躬行即正考終猶與文恭公論學不輟

方伯字懋遠學士稱梅臺先生蓋其先世本郡之梅谿徙邑之竹山里而羅氏者橙溪里世爲婚姻方伯受室于羅即太夫人也太夫人父工醫有陰德所全活無慮數十百人毋官乳太夫人呫呫自喜浸假女而男也能子哉比有家方伯一逢掖耳家故不給太夫人攻苦佐之贈主客公不治家而姑苦施太夫人務積聚以應姑施且爲二叔婚嫁橐有遺言發方伯姑色忿太夫人從旁解之如奉姑就祠部舍中攻苦如疇昔會祠部具草言事家豎告太夫人太夫人自如無所問及以罪謫太夫人自如無所尤方伯年及

彊末子也太夫人力請置妾婢姒視之既而舉張氏子復育愛如二適舟由曲江觸石且敗太夫人躍而起急持復育方伯居滇太夫人任梱內即覗者目相屬也終不能求一疵笥中一屈狄四十年餘必再三澣乃敝及京兆尹歷主爵而後太夫人之喜可知則謂冢君而父居常耽耽急賢者第非其任憾無繇推轂之而毋替厥考心賢者進矣太夫人故從方伯封宜人已從選部封太夫人方伯長太夫人者五年年六十四太夫人後方伯十有二年而後即世蓋踰七十者一年其一以癸丑終其一以乙丑終乃若子姓

婚姻狀具矣世之命儒者寧不負直而抱方卒然臨之不脂韋則奇衺直方何有方伯抑貉璫緹帶礪豈不巖巖　世宗威若雷霆不測若風雨至其弼君違持國是則所謂浩然之氣非邪其斯以爲眞儒無庸口耳太夫人內德茂矣宜儷太中二三子濟濟象賢伊洛之屬也假令萬石君在惡得賢

誥贈通奉大夫雲南左布政使方公暨贈夫人姚氏合葬墓表

京兆尹方子賓舉進士之明年毋姚即世盖春秋七十有七矣巳未子賓奉毋喪葬瑞林明年子賓最工

部營繕司員外郎封父祥慶妣其秩贈毋安人明年封公以大耋考終　穆考即位覃恩贈父刑部浙江司郎中加贈毋宜人又明年子賔葬贈公篁墩上埠則自瑞林遷毋喪祔焉　今上四年子賔最方伯贈大父富清若父皆雲南布政司左布政使大父朱若毋皆夫人先是毋夫人之葬瑞林也則江陵故相志之其後上埠合葬禮成則作者李于鱗志之具矣余佐邦政京兆則以墓表屬余及余遞更三年喪病七年所往往謝不敏子賔程督日至諄諄然命之即良曙亡能顯親顧二親幸而謏聞於丘里有如異日者

求閻史以徵太史則司馬氏何無言良將既老而襲籍令一旦先朝露死且不瞑嗟乎余於贈方伯則子行也其何以釋諸責於子質方氏著邑中自歙令惠嚴公始別子曰十七則自環山徙忠堂忠堂至御史公貴父始以儒術著公曾大父曰貴質大父曰永亨公故喜儒時手一卷閱諸故實天性樸遬純至無所芬華出舍車衣舍采食舍肉至其惇倫扶義無讓齊魯諸儒父當遣戍入邊公以弱冠請代不許涕泣固請曰有子而不能服父事生子何為卒代之行事竣振命毋夫人歸子舍善事舅姑而逮祖姑祖姑年九

十餘安之甚毎上食輒仰天祝曰願而齒若余而子孫若余而子孫婦若若事余方氏有後矣里有役則仲季當隸邑中公懼弱弟或扞有司固當任長卒遣仲季居息公往役餘二十年里人輸賦或後期公如期而代之入及取償無奇羨甚者或負公公爲弗問也者而更代之里人慙自責于是率爭先輸入邑中課催科者乃獨多公其後仲季駸駸起家公不自知其臧家人產毋夫人亦以身下二姒梱以內無違言宗人子陰鬻祖兆歸市豪事覺公歎曰鬻則失矣即不贖亦未爲得也槩諸世守其爲非夫則同則以獨

乃贖之聚族而瓜分其隙地以絕睍者結林方氏有
搆辛公居間公謝曰昔吾大父事朱令君率以片言
解兩家之難吾何敢望大父寧詎能持平疆而後行
構者立解公遣子賔受春秋於王直指暨其季弟德
忠公訝于賔孺子幸而得師師心爲上勉矣子賔既
通籍公命之庭非　主上寵靈及先世遺澤宜不及
此國有春秋鄉有月旦家有宗祏稱良恒于斯無良
恒于斯孺子擇於斯二者先是子賔與計偕再詣
闕下則以毋夫人病固請留毋夫人語子賔與尔依
依繫一日之養孰如决筴以逮未盡之年藉令挂一

職務操清白貽父毋令名即不逮循賢矣夫人師贈
公倫十餘年一浣衣遇諸紈綺子弟輒目攝以戒諸
子諸孫此其冠猴衣狙何爲者也公年八十乃得再
封子賓奉　璽書還與初度會榮矣于時猶憾毋氏
之不逮將耳及其任滇左轄三世皆承　貤恩既釋
京兆歸而季孫一敬舉內史部裒然春秋舉首矣毋
夫人舉二子長良明娶吾宗次則子賓娶於葉孫八
人一夔一鸞一鵬一麟一鵠伯子出一貫一樂一敬
仲子出曾孫十二人曾孫女其一字余諸孫孝廉出
余惟贈公抱長者之義以終身生聞于鄉歿祀于社

世濟其美匪直于其躬而于其子孫重以錫命三
朝賢息四世帝賚之厚其惟善人京地七十之年
猶慕無已則所謂終身慕也余不敏無能一當子賓
第述齊楚之言掇其大者如此

明故貴陽太守進階中議大夫泰渠龍公暨贈

安人傅氏合葬墓表

楚龍氏著武陵至太守公而益熾若屈昭景有開必
先先是贈公受室於田娠公者十有四月矣贈公夢
擢叢桂田寤而聞其啼遂舉公蓋弘治丙辰夏四月
二十六日也贈公負貴徵而珍叔子命名飛霄乃卜

傅氏之長女良其父郡諸生曰德女長公三歲其生時月日一如公公幼受業楊太史之門孳孳問道會王文成公謫鬼方楊紹介而見公於遯廬既知名命以翔易飛公唯唯既冠字潛之既昏捆以內如賓禮非有故不入其宮督學使甬川張公舉公茂才已卯大司馬毛公以部使者主賓興舉公高等會大司成湛公講業函丈公負墻而聽之湛獨多公試輒舉首卒業家食絕跡公門守居郡終三年曾未得公一覿比遷去率先加金幣而造其廬乙未公奉父命受官得閣中令時郡大夫務寬政公則以有制持其平公

嘗言郡于民尊矣尊則民情易格利用寬惟令近民近則玩玩則法削而令不行家人以父毋爲嚴君貴有制也于時境內大治邑人歌之誰謂郡𦗔郡有紀毋誰謂邑卑邑有龍父居十月奔贈公喪服除補太和令公以滇僻遠文罔故疏務在紓民㤙之則援故事歲入倉粟陳陳相因不腐則秕輒坐守者公盡便計悉爲之出陳易新料量既平罪無所坐邑中吏事少特以餘力除道梁津甃石鳩工於民無所預會麗江阿彌上變各以脩怨搆兵所部檄公亭治之議平而解包直指特上令最宜在臺垣尋奉徵書阻地遠

不及選乃授南京車駕司主事主客遣員督并投憲
從便宜尋以　太廟覃恩贈父珣如子秩母用安人
傳受封秩如母居有頃進員外郎無何大墨用薦公
從南京戶部雲南司郎中先後居郎署者八年出爲
程番太守程番古牂牁郡今更名貴陽郡治犬羊八
番諸夷故習剽掠公入境繕闗梁譏出王完障塞嚴
守望備非常有告禦者則坐諸夷併力取償夷計窮
亡敢犯郡有故文學卒史陰構夷釁公發其狀收之
遂絕兵端夷方帖服郡接粵西泗城境羣不逞越境
而囚子女市彼中其酋王豹憚公威名戒囚者勿出

入版跡至輒奉囚者以歸嘗移讞安順囚平反顧氏一門冤獄獄具出論死者七人徒流者數十人王直㨿稱平即旁郡且無冤民矣會金石司事起開府劉公悉徵㨿示必加兵長官石顯華懼誅請公蒞治公躬臨境上繫諸首事者從吏議勿問其餘尋罷兵事竣寢郡絜爲令開場市而不征置堠增埤拓學宮布功令嘗代督學使録六郡諸生多得人居九年歷三考矣大墨張甚諸守吏起家三物者非千金不徙官公聞而嘆曰守也良即千金無所用無良直敝帚耳惡用千金享之乃自焚程書請老田里公乘橐入佁

無饑至其振乏絕邇有亡赴義如將不及同居表鎮
遠歿常邸其孤幼不能喪公賻以棺視其殮歸其櫬
思南吏目高守仁以考滿出境留不行既鬻息女爲
資非其耦也公給資斧以往且贖其女歸焉于時監
司長吏率嚴事公鄉射則賓鄉約則主傳安人持家
秉躬力作以佐公鼎食非賓祭不陳象服非嘉禮不
攝自帷簿以及房皇無失色自舅姑以及孥隸無失
言要以偕老本之同生天作合矣丁卯　穆宗即位
詔故守進階中議大夫戊辰冬十一月二十七日安
人無疾即世明年己巳冬十月十日公以天年終合

葬郡東北牛谿之原其兆大吉安人息子四長竹溪文學德中次德化舉孝廉判吾郡次青陽文學德懋次德孚舉孝廉授衛輝府司法息女一適郡諸生張九皐諸孫章卞亮立並廩於庠次言李襄並舉於楚膺起家進士出理新都宁學幼儀始在外傅人言武陵有龍種比之渥洼往往不佞守襄陽公自貴陽入計幸得一奉顏色美鬚頎度僊僊天人戊午預群有司亦嘗推轂司法及次君相吾郡善先大夫乃今得以守下結理驩盖三世通家矣公故北面東越東粤二先正師太史而友道林比爲郎善何吉陽楊忠愍故

其抱方負直與古為徒諸子孫率以清白承家出入不倍其家教公居建業雅從震澤豫章諸名家游六藝六書登唐逼晉諸子孫率以詩書入室不啻代興按部者檄覺陽逮諸吏民不法公力持其無驗卒罷之季子聽衛輝格上指如公嚮者法他倅以從臾諷季季正色絕之公以世講戚五見願善為吾見地吾郡理君破成案而減大辟無慮數十百人人人謂龍門浸高自公無害始公劉啓周蚡胥造郢叔敖張楚公寔悲之其斯為群龍首也不佞故監楚法得表墓式閭茲去楚有年躬不閱矣惟茲太守暨安人之墓

在庶幾猶及表之且從而銘之銘曰其變伊何視其積其器伊何視其質其用伊何視其適其刑伊何視其匹其翼伊何視其息五者具備龍德彰誰其尸之專城艮歲在龍蛇歸帝鄉有堂有斧牛谿陽千秋萬世阜且昌

明故處士新塘吳君墓表

郡中諸吳最著而海陽尤著吳田處士始生具法相負者見而奇之曰是佛氏天童也父曰善哉而命之曰佛童既冠字景芳長而斤斤工九章習三正新都皆巖邑以谷量人盡土之毛不足以供什一于是含

本富而趨末富農爲輕處士曰不然自昔王者貢之
有士皆有籍乃今不稼不穡鹽鐵刀之末利而走四
方縱自輕其失得猶輻輳耳籍令人人賈也民其無
天乎處士孳孳務力田省耕斂比歲入則時貴賤以
爲化居因而積著佐之不賈而給會歲惡處士以露
積傾里中人言任氏窖粟以待不貲此其故智也處
士笑曰使吾因歲以爲利如之何遏糴以壑鄰是謂
幸災天人不與乃盡發倉廩平賈出之居數十年富
倍上賈顧折節爲儉嗇用不及中人脫有槩于中則
赴義如饑渴宗人以不及告婚于采喪于具貸不必

憤里人以不使治繕道梁津務盡力而遺之利或以
不平治則居其間立解之縣分區徵田租區有長長
處士故事輸公府必置美區三百金歲為常于是長
有加徵皆取辦編戶處士否否有司簡力羸者為長
不足則長任之編戶正且不供何美也處士三習長
三代輸無慮千金勿恤矣郡俗溺形家言務綏葬形
家挾短長為市卜者率以選蟠慫期處士治形家言
必入其室乃始主卜祖禰考妣皆吉封其一瓊坑其
一新塘迄今世享其澤矣則又曰墓祭非古也乃令
日　天子達其孰能廢之遂以其良田為墓田以供

祈祖子姓申申侍側處士陰察其多材雅言　高皇帝播告萬方徇以木鐸首之以孝敬和睦申之以敎訓子孫吾藉先世之靈所不易者非百畝也于姓具在其以經術爲菑畬乃築舍新塘羣子姓以修經術遺孫大緒受業成均大經大紀待命博士諸少益斌斌矣邑人稱處士善聚如然善散如發急公家如御史大夫式採子姓如萬石君故宋公以良令聞則以鄉射賓處士其後亟請力謝不行何物田舍翁寧詎敢辱　帝寵之再時處士春秋七十以天年終五丈夫子奉處士喪葬于天井嶺宋祖墓左中形家法負

甲抱庾先是處士姊家由谿是爲諸程三太學王毋
也處士兄視姊姊依依以室爲家自施擘以迄飾巾
孳于吳取給異粻加豆諸錡釜月自吳來姊餘三十
稱未亡人終其身亟餽不倦余聞處士高義幸同時
而不相知名三太學言諸吳自處士以下莫不嚮往
司馬即處士墓木拱矣願司馬表之余以先公故德
處士之子若孫奄忽及祥敢不敬諸因爲表如右銘
如左系如下方銘曰俗以轉轂取羸胡爲乎稼穡與
其爲車也煩吾寧爲耜也佚俗不葬不泚胡爲乎堪
輿與其爲生者宇吾寧爲化者居化人之居矣如頁

屋天牖爾後人以似以續松蘿而降龍首一丘騶以華蓋捍門距其東流先庚後甲其斯為吳處士之兆表

明處士吳邦珍墓表

萬曆癸酉處士以天年終顧謂當室子堯臣他日葬我題其石曰明處士吳邦珍之墓其後七年堯臣舉南國又三年將與計偕謂不佞曰先君子之得通名于司馬也則以陳山人達南其所嚴事則方中丞定之所善則程太守汝揚先君子死太守狀之山人傳之中丞銘諸幽矣惟是墓門之石敢以請之司馬惟

司馬表之余始擁詩則鄒人士爲社南山之下處士
及山人中丞在焉會余有四方之事不遑交處士號
然有意其爲人也處士名瓊邦珍字也世居南山始
學爲儒既就業會邑中歲輸太倉粟父以次當行處
士請釋業代父輸事竣遂賈松泖間即次孶孶佔畢
不休他賈率用纖趨利若渴處士好行其義不恃利
權貿數年貲益起居常力孝弟務躬行父寢疾處士
宵衣侍臥起及歿爲孺子慕終其身弟瑶生友愛獨
至迄于白首無間言即家步小康緩急不侵然諾寔
人子得處士者日益衆處士終不自功鄉鄰有違言

處士居間輒解或有不聽毋令處士知其見嚴憚如
此諸吳故以貲傾縣宮室輿馬膏粱紈綺務相高處
士壹以勤儉先之去徙美其子甲故仇乙而處士地
與甲連衡乙奉百金請得尺寸地扼甲處士弗與也
日寧樹德無寧樹讐卒謝乙而兩家之難解宋故祖
文肅公墓在績溪没於閭右處士聲義倡衆卒偕中
書君復之嘗裒先世遺書目爲寶澤集又考樓居五達
奉列祖衣冠藏焉會松洳盜起處士還老於家築室
舍旁聚書萬卷乃悉家人産授堯臣書夙夜以身程
督之門外事無所預居庭有所不醒嘸嘸二十年無

奪心堯臣竟處士百端卒信堯臣乃始醒居三載處士考終嗟乎賈人穢穢皆以利往處士由良賈誦義卒逃賈而歸儒人亦有言文人無行處士浸淫風雅不可謂不文至其擇地而履不失跬步何斤斤也或者又曰空談者無事實處士故從徐少師鄒祭酒論道不遺餘力而務張皇及其論事當成敗筴便宜抵掌如示諸斯即嚮用蔑不濟矣顧行脩而不顯才具而不施言立而不彰有子而未覩其成以爲恨于時邑中多豪舉得勢愈張孝廉君不然奉身有如集木藉令僂指經明行脩之士必首孝廉語曰不于其身

于其子孫異日者足以顯公地下矣余故表其大者
其諸子姓婚嫁具狀誌中

明宗室唐府輔國將軍東一公墓表

唐定王爲　高皇帝少子迄今諸國首唐東一公唐
裔也高王父則定王曾王父則新野悼懷王王父則
恭簡王考則鎮國將軍應鍾妣則夫人趙也唐十移
具在西第新野始開東第輔國居新野東孫大司徒
稱輔國爲東一公亦曰東門氏先是太邢受封冊爲
恭簡繼妃長子宣懿王出元妃李宣懿病瘖不任執
圭鎮國始勝衣藉藉多譽唐憲王請以彌鈃嗣嫡鈞

莫如尚賢太邢爭之强議乃寢及宣懿嗣國太邢傾
府庫扃鐍書契悉歸之鎮國徒舍而東不持斗粟尺
帛弘治庚戌歲杪舉東一公月始朞毋夫人見倍呱
呱不乳太邢躬自毋之乳而幼清心目俱敏生五年
而廢視然猶以耳代目日記數千言生八年賜名字
洟于時未冠命字宗周尊名也鎮國即世公年十三
越二年受封食祿八百石夫人趙氏早世繼室以王
夫人初太邢授息子義方支子無敢耦嫡故常祿之
外無所入采地無所遺收責者趾相錯於門無所辦
仰無以奉脩瀡俯無以給饔飱東一公由由然安之

拮据不遺餘力亟以太邢主畫公受成頃之以次璧
羸諸逋無宿矣更一公既習九經蒐七略旁綜二氏
出入百家學士大夫過而問奇車轂相擊或私家手
錄未及懸書則左右列二女史胠篋讐之口耳相接
較若左券暇就庭中設帳令諸孫誦詩既以詩三百授
冢孫此吾家庭訓也自言越在茅胙有遺憾者三一
憾未及見金匱石室之藏二憾不得從金馬石渠之
後三憾不得盡讀天下之書視大方猶河伯也嘉靖
庚子上禮制諸便宜大宗伯持之不報自惟報太邢
之日短無以奉晨夕驩及太邢以壽終毀瘠幾滅諸

王親近爾待之舉火者數十家門下食客數百人無倦容無德色故善推郡尉孫尚書傾慕王文成許交矣所著有辨疑錄名嶽紀略詠頌文賦樂府四時歌翩翩乎佳王孫也季年博古弟以手辨之片言而折羣疑天眼具矣居常佯燿藥弟餌芝术駐顏丹綸巾羽服日與黃冠白足俱時而琴時而奕出王游衍栖栖南陽白水之鄉時爲梁父吟自適其適戊午四月二日以天年終加之一年乃老 世宗聞訃下有司諭祭營葬城西七里岡之原胄子宙松字以夏封奉國將軍配淑人張宗孫碩爗字孔炎封鎮國中尉

配恭人馬女孝儀縣君孫女大奕鄉君曾孫宗正[illegible]
封宇子厚封如令甲余闕古有盲史斯文在茲貞一
公喪明其心悊則煌煌矣上窺八極下燭九淵宜無
不可及孔炎繩武子厚象賢方諸劉向劉歆背出天
爵昔之所闕今乃宣之掖垣推轂諸宗首舉孔炎子
厚斯其爲王父尸也往不俟受環事東巡未及南陽
新野世德特聞敬脩疏節表王孫墓

明故處士黄飛卿墓表

余嘗浮震澤登洞庭其東有長圻山則黄給事訓故
里給事早世兄子翀修故業而思振之翀字飛卿獨

子也家世闕右故産不饒傾縣薄之門齋用百出旣
之父母有疾不任家中外悉倚辦飛卿飛卿轂業當
戶旣授室與徐碩人俱外逆良醫購方藥內備度閣
奉起居母朱病肺垂二十年徐宵衣未嘗解帶王母
在殯父讓病眩將不勝喪悉自子舍任之鼎鼎從事
執親喪如王母卒以詘舉羸寧恔于心卽傾家毋爲
偷然皆飛卿摭拾取給徐操作佐之流汗裂膚不辭
腁胝吳人謂生事死葬庶幾乎自盡也與哉旣祥將
卒業自惟時過而學如日昃何里俗半轉轂于四方
殆亦桑蓬之餘事也雖釋經藝旁綜百家其稱詩壹

禀于性情不斁糊粘自負俶儻浮沉于儒俠之間雅游諸名公卿相視莫逆大司馬蘇公祐時爲淮揚監司下邳倍征商將罷市飛卿言其狀削其半而商始通少司馬詹公榮引爲上客時官奉常主祭品胥史因而爲利亦倍征商飛卿以聞悉夫煩苛而從簿正諸父日訪客夂宿遷貸者將歸子毋錢胥命下邳旦日至或言約毋我爽卒爲勿問也者而赴之飱爲之具櫬爲之歸孤嫠爲之恤故友王元熙喪邸舍豪執僞券訟士師遂逮其妻繫之獄飛卿以身殉其難力出不辜懼豪將釋憾于未亡人陰予什數金而滅其

券由是鄉曲誦義操違言者顧質成浸假居間片言立解盖飛卿辨有口習典故恊時宜將令內熱者若飲氷渙然釋矣徐息子五余所知者於潛令兆熊幼從伯兄兆麟皆在外傅旣授佔俾夙夜程督之父失故吾則以狗大父毋之慈先給事之業其絕於斯乎而曹得天父毋幸無恙所不一洗而父之耻非夫也凡諸古昔決言景行揭之座右以佐司箴及兆熊為諸生列高等旣而廪食則以其私語碩人東吳以文學甲萬方不啻鄉魯孺子廪於學幸哉得與於斯文兆熊與今執政遊當膺行顧數不利歲壬戌執政舉

公車第一人飛卿竟以處士之義終蓋先廷對一日也吳人卜兆熊且夢代起獨不逮飛卿其後兆熊舉澤宮任高淳文學掌故由論著顯所部以為多主爵擢之令於潛益以文學飾吏治監大夫部使者若藩臬若分部若牧長無不推轂於潛吳人聞之曰使次公得專城頻川其復起矣處士生弘治壬戌始杖于鄉碩人之生先處士者一年其歿後處士者四年丁卯季春兆熊從兄帥弟兆科兆元兆魁奉考妣喪合喪圻嶺會執政起家太史謁之為志為銘於潛距歙百里而遙蓋東略也嘗質所就業紹介通名貌諸孤

無良二親之澤熄矣墓木且拱歸然成馬鬣封願乞
名言表之敢徼惠于司馬惟太史職稱載信而有徵
業巳徵處士于郭林宗黃叔度之倫一言重于九鼎
夫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淆之不濁澄之不清兩君子
出此其選藉令親炙孔氏斯其得尚于中行處士儻
然近之則亦獨行君子之事也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碑七首

勑建愍忠祠碑

忠愍公雅言丈夫負七尺軀直以徇國家報知遇耳侯嬴德魏田光德燕不難以彼其身死片言下彼誠得死所足矣往余從公守郎署卒有味乎其言無何公出爲江西按察司副使辛酉閩廣賊入江西諸郡薄太和公從燕會聞之輒投箸起也曰虜鼓行而西掩我不備不蚤計謂蒼生何當路方倚辦公尋屬公

平賊先是巡檢劉茂力戰死賊怒磔其屍公至太和
師諸將吏祭茂曰爾職抱關猶然死疆事吾待罪方
面不滅賊吾何獨生遂誓師列陳而鼓之進獲俘者
五徇軍中旦日陳如前公從中軍鼓之進賊數謂官
軍怯亾鬬心聞公軍聲人人皆殊死鬬諜者謂賊張
甚宜莫如堅壁完公叱曰虜深入我境亾能以一矢
相加何謂虜張我寔張虜我師左次彼且益張江以
西危矣士死鼓將死綏業在行間義不避死於是復
鼓之進左右軍過賊皆奔賊悉赴中軍中軍乃潰公
意氣勃勃躍馬當賊鋒關弓射殺二人又一人死公

脰脇中槍者二左臂中刃者三唯指揮王應鵬千戶
唐興從公皆遇害淑人聞計輒自投井中保母出之
遂不食保母諫曰主死長郎君宜未即知脫自太學
來奔宜未即至毋第自決其誰歸主喪淑人以爲然
乃彊食公喪至歛淑人絕口不內水漿所親率以太
宜人春秋高諸孽子未立爲淑人請淑人目適子曰
嘻敬長矣凡諸俯仰敬任之假令而毋以天年終終
不能以此遑死而父死國而毋死家何可後也卒不
食越五日死部使者遮上其事　詔贈汪一中光祿
寺卿廕子世襲錦衣衛百戶給祭葬立祠賜謚覘周

節愍同贈程氏淑人仍立祠郡城東從忠愍併秩於祀嗟乎公死社稷不忘平生之言真丈夫非淑人誰婉其攝身若不自勝及其臨大節而不渝皦然與首陽爭烈即女丈夫亾論已乃令列在祀典廟食鄉國之間都人士過之莫不肅然而趨俛然而式即山夫里婦舉欣欣然想見其人其或不然抑亦赧然汗顏悵悵然失步百世而下猶生之年惡用偕老為也昔周節愍死華林賊語在李獻吉紀事中公後節愍五十年同地同官同以閏五月二十六日死節愍有子忠愍有妻殉難相從則又同歸於節孝大較舉相若

也顧余不佞亾能爲公發一辭謹述祠事所繇勒諸

麗牲之石且爲樂章三闋授升歌者肄之其辭曰

服兩驂兮采蚪陟帝所兮周遊倚閶闔兮矚九州壵

歸來兮棲故丘要巫咸兮歌且儛把瓊芳兮懷椒糈

荃何爲兮夷猶目眇眇兮愁苦

右迎神

春雨兮秋霜列籍兮華堂星熒熒兮在戶靈翩翩兮

來下陳上尊兮榼之東伐應鼓兮考鳴鍾杂遝理兮

木末搴比目兮水中忽肸近兮倏遠我心勞兮𢤱𢤱

右降神

牛服箱兮女結褵濟河漢兮吹參差乘迴風兮偶脩
阻願終老兮河之滸採蘋蘩兮陰陽參太乙兮平章
延佇兮舊服屢豐年兮樂康

右送神

襄陽重建須彌寺碑

萬山峙襄上游大堤引襄城而控楚往余守郡汶水
齧堤而瑕余亟治堤既訖工而余出境後十年余涖
開府堤益瑕不治則堤亾不堤則城壞不城不郡楚
何賴焉余檄郡司理與經始既首事余以巡工登萬
山故老十餘曹以杖者見山故有寺寺曰幽闌經言

道安鐵佛夜遊因而布將其後圭峰以講經棲宿四衆歸焉形家者言襄城若筏大堤若維萬山砥柱江流則其㮄也冠山爲寺旦暮鐘鼓相聞猶之固㮄嚴維形勢合矣以故人文代起張楚居多覡者以爲奇因毀寺爲墓郡中文物堇堇而其後世亦衰是在明公寺之便余閱藏經數舊志其言有徵籍其地公家置封樹勿問乃疏其狀授比丘悟才首謁　襄王若諸侯王次分部若庶司次鄉士大夫若三老豪傑各以其力佐工費脩復之王曰善哉自孤以下皆如約余爲之更定方嚮易其名爲須彌百衆子來不旬月

而事舉余移鎮全楚命比丘伐石碑焉既以右司馬入朝不遑且槖及余得請歸子舍比丘三至肇林余遜服三年喪病毀久矣其後至則致諸侯王卿大夫之命及博士諸生三老豪傑之言明公丟襄餘十年郎關之戍併而入楚須彌芥子耳吐者將從茹之幸而良有司持之堅則明公之籍在要以永賴籍莫如碑襄人日幾幾望之敢冒死請雖余日食不能盡二溢米安敢食疇昔之言世儒排擊西方未及望門而深詆中苒余自丁年業白始繙諸經其言曰心生則法生法界惟心造是心也深入無間磅礴無方大地

爲纖微塵爲鉅由是而幹天造協地靈亙且不遺迨
於何有彼其上乘諸法無罪福無禨祥今茲率作以
奉莊嚴揹揹然將爲境內致祥而徼福抑末也顧心
無所住住則不生故法生于心心滅于法何以故心
在無法法在無心故也自余在事歲星始周二三大
夫接衽而躋九列薦紳學士遞對公車上之則 國
步愈康下之則民生畢遂孰主張是其惟堪輿吾亦
一無心佛亦一無心天地亦一無心也此之謂不斷
祥而祥不斷福而福即佛力非所及也羣力何與焉
歸休乎比丘吾無庸吾碑矣比丘唯唯奉足其何以

復諸侯王昔匿王觀水恒河行年過化色有童耄水
無異觀此無生法也漢水或淫而北或溢而南借曰
有常猶然難必其信而況堤于是城于是寺于是直
與汩同出與沒同入耳寧詎能必其勿壞哉萬山之
陽梁帝子分經所也諸侯王悉出　天屬何論胎明
第回面西方即十地住矣是諸法王子也何讓焉比
丘唯唯帥初其何以報都人士我聞曰但願空諸所
有不願實諸所無妙有本空無庸執有狗生為實何
異斃空實則空華空則實際此出世間法也二者奚
擇焉使龐居士而凡夫亾論已使居士而非凡夫也

率有味乎其言襄陽當南雍州盛冠蓋里乃今則恭
蒼耳即堂斧安在哉居士寺鹿門蕭然迄今不廢疇
空不有疇有不空我思至人正言若反須彌妙矣高
矣首三界紐十方其斯爲化人之居其斯爲游方之
外彼直將以一抔而蒙佛土焉能以不實實之故齊
失得則人我恖恖人我則純白備六度故多檀施則
都人士其人乎比丘投五體而白余言悟才河沙衆
耳幸得爲須彌役願一闡獅子吼而振之嘻此不二
法也襄人直以沙門保寺寺保堤堤保城城保楚不
且爲沼故危諸佛有言生死事大譬則懸四大于一

枯蔓之上距幾及于九淵一鼠噬其上而四蛇從之必無幸矣危之危者也宣房孤子終不以沉壑故而殺其炎襄人受命于上方逝相保者得矣日遷月化兩所自保者何居夫無內則法身無外則法界身不立界界不離身于時保之萬刼常住敝不損也毋復問珠于是比丘逺坐者三頂禮者三一振錫而去

徐汀州政績碑

徐使君故為汀州守以禦寇得民使君既去汀汀數被寇汀人士德使君愈甚屬萬光祿廷言碑之葢使君去三年光祿移郡司理相後為近固宜得郡政為

詳其後十有五年潘太守民模在郡使君歷閩藩臬
且進監司諸父老以使君積勞在閩其功用自汀州
起會碑亭圮相與葺而新之謂不佞習太守而善使
君因介太守以碑請叅以不佞從事境內最久宜若
于其身親見之乃今歷年滋多論益定矣不佞始歸
子舍力謝不遑明年太守既遷使君亦以上計出境
諸父老固以爲請乃庚爲之碑嘉靖中歷下李于鱗
江東王元美並以論著顯使君及廣陵宗子相武昌
吳明卿畢起庚戌相參而稱五子云朝士既負五子
奇嘆之甚五子亦各以奇自負不取苟容即使君溫

溫曾不免於睚眦于時歷下江東既出使君亦補汀州廣陵由執秩參議閩中武昌左矣朝士笑曰此曹徒以雕蟲末伎爭自奇乃令以有土行懼不足以當五百里何奇也歲丁巳使君始入汀州州故無郛附郭而居者什五六會廣寇蕭五擁萬衆猝至男女繈少長爭入城守者亟闔門咸擁門不得入甚或相枕籍死使君下令門勿闔守請以身當之乃分遣材官偵寇方嚮遠近使君安坐門外令守者引組別塗男黨由左女黨由右各循組入隂戒屬邑爲備則皆登陴寇薄寧化不得逞走建昌尋由羊角觸越會昌奪

舟下使君發簡士一旅壁古城山寇方圍指揮董珖係累男女數百計兵至圍解獲係累者釋之使君度寇必趣間道歸此可襲也遂授英武平令徐甫宰伏兵高吳出寇不虞大破之藍屋斬酋長釋脅從使君卒以為徐令功獨最徐令時島夷大入薄海紛紛羣盜穴上杭武平永安界中無所問使君請城三圖據要害就其中立撫民館則以捕盜通判莅治之無何汀州悉定會使君入計尋奔父喪郡中浸失本謀復大亂及不佞受事脩使君遺策迄今乃安諸父老又言使君起法家故文無害即片言折郡獄亾不當人

人心其爲政厚于人倫而壹禀於經術指揮王月以戰死使君爲之請卹立祠孝子丘文岐以天年終則以公將將其孤子四特課博士弟子殿最有善殿者必朴之庭不假貸至爲之解紛叫急不啻父師嘗創寇患亟欲城右郭又以汀水東西來一反張一丘射皆倍形勝亟欲鑿河紆曲中堪輿使君瀕行謁分巡王僉事涕泣語曰兩者未遑守之責未塞也願明公幾後來者舉之其後築城則楊太守世芳鑿河則金太守立愛一如使君指夫有文事者其稱述豈不足多倅而以吏事責之懼將不效比疆事急其有武備

者幾希使君參五子而被羣猜則其文以也顧授之
吏事吏事治授之疆事疆事平文武備而民依焉即
古良二千石無讓矣時子相方在分部相與夾輔著
保障功其後邵武得明卿與汀州埒屬不佞在事則
以明卿最聞且梓子相遺事抵元美爲之序乃今省
會祠事子相使君則又屬元美碑之然則爲使君碑
眞不佞事嗟乎于鱗子相巳矣顧其所以爲不朽者
存使君駸駸周行方與元美明卿相先後藉使其奇
畢見曾何負當世哉昔次翁名損於治郡時則偏長
耳惡用經術爲也不佞有弟道貫嘗師于鱗既聞不

佞言意呫呫喜且曰昔使君起汝南李先生亦嘗以是盟使君矣乃令諸君子具在庶無負先生乎使君名中行字子與吳興人潘太守出襄陽則不佞故郡中士

許氏家廟碑

郡東門為高陽里許氏舉宗為祠祠則　太丁[illegible][illegible]國所授成其兄子和舉贏者三之一和曾大父曰弘達故以力田起家在邑則舍故里之南距東門五百步而近在田則舍東菑之曲相距五十里而遙自言吾家夾谷隩區是可以善吾生善吾死乃召偃師為

夫婦像置之寢以待尸居久之寢災二像僅免諸子姓瓜分故址睨者或以璧假之和乃徙二像而奉東菑曰吾曾大父所樂遊也顧宿舂糧乃可適惡能日月至哉則又徙而奉之東門之東視昔為近然猶孳孳不怠故址諸以璧假者卒歸和于是仍舊貫而廟之上岑樓而下路寢上之奧主二像四子祔焉季曰尚賓為和大父下之主和考妣考曰昌妣曰楊其經制載詹事紀中奕奕乎新矣工既考都人士率多和昔在桓僖備如拾瀋乃今二像巋然存也其得天乎高帝留沛魂魄亦將依焉乃今不失舊遊是為得地

昔魯不能得周公之祀卒亾許田乃今人得人亾全
歸楚獨得人矣諸議禮者或格衆議而求多舉宗業
已有祠尚安事廟廟自七而一自天子而官師禮不
下庶人故不廟即本中富而好行其德如禮何不倣
故起禮家退然毋敢輕議夫七世之廟惟天子尊次
五而三次二而一要皆以位爲差不仕不田不田不
廟禮有順而討者是也文公之制家禮也位不必同
而廟同我　世祖因之合九爲一無慮諸侯王大夫
士廟一而已吾郡故刑禮俗遵　世祖而法文公凡
諸貴族世家一祠足矣禮有經而等者是也既祠而

廟君子何謂巳瀆乎宗則有祠祠繼别而爲大宗也
家則有廟廟繼禰而爲小宗也自義率祖言有尊也
尊則百世而祠自仁率親言有親也親則五世而廟
尊尊親親並行不倍禮有推而進者是也語曰人道
親親也親其所自生則由禰而之祖尊其所自始則
由祖而之曾矧地則故棲視則故主故自曾大父下
達尊祖親禰而仁義該焉禮有順而摭者是也夫禮
時爲大順次之宜次之稱次之順而討者禮也非時
也經而等則順矣推而進則宜矣順而摭則稱矣亾
于禮而禮也是壹𥡴于禮經不仕不田不田不廟古

道則然于是諸侯不以地頒大夫不以采食彼其爽丘乘而推阡陌何可勝原如必仕而后田田而後廟生今反古將焉用之此所謂時也且也今之廟昔之寢也寢以居人寢善則人安之矣事存之道也廟以居鬼廟善則鬼饗之矣事亡之道也然則今之廟祭何以異于寢哉事亡如事存孝子慈孫之心恔矣恔于心而后順協于義而后宜立文以飾情而后稱本中以好禮著其知禮意矣乎不佞道昆既勒麗牲之碑因輿誦而爲之頌頌曰亹亹長公遂遂繩武收族敬宗本之尊祖聚食千指豈無捋中田廬刀布悉振

其嫡近屬周親亦既累百代爾拮据既優且給有嚴
有翼祠廟並興遠則大岳近則先靈相彼融風云胡
不戒先靈是馮災而無害依依環堵里之上腴不茹
而吐先靈所趨面勢允臧輪奐具美曾孫饗之爰及
祖禰良田負郭五畝六之爲牲爲幣爲醴爲粢乃禘
乃嘗勿踈勿數仲春季秋吉月惟朔昭茲祀事世以
爲常隆禮由禮是謂有方長公曰嘻無忝先世幸茲
今言詒我來裔公季曰穉國學受詩聞而三歎竊比
奚斯

重脩采石太白祠碑

夫稱詩莫盛于唐唐詩莫盛于太白采石故有特祠祠太白則太白以采石終焉　高皇帝都金陵去采石不百里于時釐正祀典黜諸不經而采石祠事獨存則以其人存也唐制以詩論士自天子以至衆庶莫不稱詩其以詩鳴者無慮百家自朝廷宮掖以至州里丘閭莫不亟稱太白其後躋子美于壇坫互為桓文則以太白翩翩負凌雲之氣謂之仙才子美深造而默成命方員而中規矩謂之詩聖分部而出率為三駕先鳴九合之師勿恤左次顧子美雅以無敵負太白太白猶然姍笑之美言中窾放言中權宜必

有以也當時自賀監而下與國同盟若在葵丘則齊爲政昌黎以與文命世必避李杜先登雖有宋急經術而緩聲歌終不以其故而貶太白　明設科沿宋制緩急與同弘正之間其詩唐矣嘉靖初載論道者務根于心即辭之工不雕蟲則刻槲耳彼巳師門相望尸祝相乘直將役屈宋而僕鄒枚于李杜何有今天子務求二帝三王大經大法壹禀于中庸暇日課文學侍從之臣同歸雅頌貌言雖華必覈其實耶論雖詭不吊而亟屏之凡諸弦誦之室俎豆之庭責在有司非令甲者必毀由內及外則首善先焉直指

使者定遠張公按部南國由當塗歷采石攬勝而登太白祠則以使者務觀民風必自聲詩始益風爲詩首而太白以古風擅場乃令祠不治則荒風不流則閼觀風者事也乃屬郡守相林君某主計羅君某陳君某張君某相與協謀當塗令楊君某受其成某某董其役徒取諸授糈費取諸贖金工不踰年乃告成事直指公介二千石屬余爲太白祠碑余惟太白以任放終身語載稗史其人故躭不死之術其斯爲委蛻也與哉而書傳墓碑皆云病卒語其常也藉令自託于酒人馮河無悔直指公必有概于中矣亟用覆

其地新其祠爲顧余孤陋寡聞亦嘗得其軼事夫人主之尊如天也其威如雷霆其不測如風如電臣下鞠跽擎拳雖敏者無所措手足囁嚅屏息雖辨有口無能出一辭乃若寵人御士據要害于喉舌心膂之間恣已愛憎權傾威福雖有法家拂士鮮不折節下之兩端云何其分絕則其體尊其迹親則其勢重故也白以布衣應名玄宗降輦步迎甚者授七寶牀饋方丈食亾論已乃若承宣被酒扶掖登舟草嚇蠻書則貴妃力士爲之供役賦清平調則千載而下爲之伏膺夫非巍巍者邪夫非赫赫者邪一何藐也尋以

竄從遐出九死而遊殊方蓬累自如視夜郎猶柰
地耳子美同丁避王恂自足于榆枋及其避地三川
依人轉徙卑栖待哺不異鷦鷯猥云憂國憂民許身
稷契浸假而當一官授一事即啁啾奚益焉其一嘐
嘐其一戚戚相與絜量廣狹豈曰能賢老氏之言曰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吾嘗聞儒行於仲尼則曰得之
自是不得自是驚則寵辱至矣自是而兩忘太白生
平不讀非聖之書庶幾乎冥合于先聖彼直以玄同
爲口實抑或寓言太白故蜀人于直指公爲鄉先正
直指公方以文學飾吏治所部斐然嚮風當世推祠

事爲斩斩而直指公獨與二千石吏始此此其慷慨激發蓋亦太白之遺風乎天寶中授白翰林供奉代宗即位拜左拾遺翰林學士時白已亾題祠以字而不以官則其字顯矣

督府劉公平蠻碑

上方以文治治天下猶仡仡然脩武功于時北虜稱臣東胡伏質凡諸揚波伏莽之屬莫不殄夷自有區夏以來此其極治者也顧惟粵西八寨糾合古田自昔播亂抗威同惡相濟王文成田州之役順道加兵會請告歸疆理未逮殷司徒古田之役許以便宜首

傳剿廣次及唇齒其黨陽爲悔禍志在逋誅歸我版圖依我戍守逕我要束就我羈縻時以東粤逃兵不遑窮治其後乘間竊發益生戎心久之則寨循業寨撫安增八爲十躪我障塞撓我師徒侵我土田禦我道路係累我士女虔劉我人民其罪浮于古田貫盈久矣　上命劉司馬堯誨居督府張中丞任撫粤西顧御史鈐則以直指按部會武緣上林告急相與集議以聞　皇上端拱而涖萬方萬方莫不臣妾蠢茲八寨猶復怙終寇虐且張亟須滅此而後安枕本兵覆請　詔許出師務在破賊安民毋或騷動既得請

直指不及代而行督府移駐蒼梧則與中丞合謀而后決策在法什則圍之彼其聚黨萬餘人據地五百里潰而鼠竄難與周防外氏有言雖虎捕鼠必舉全力赴之一不勝則鼠化虎矣粵西發各部土兵六萬號十萬簡操募兵二萬分布中堅益以東粵浙兵三營兵足矣粵西發鹽利五萬益以東粵軍費萬緡食足矣粵西各除戎器以待用有不足則自東粵助給之器足矣全力既具社鼠惡用黠爲中丞自守下也制之全勝之道也中丞謂善遂相與部署諸將兵乃屬總兵王尚文併將諸部自閫以外悉聽將軍 尚

方按所在焉不用命者殺無赦乃檄左參政彭文質主兵與蕭相國以餽餉尸首功則參知事有司不辦者坐之法毋絕後車乃分道進兵盡信地爲四部東南則副使陳俊監參將李應祥軍三里直北則參議姜忻監參將倪中化軍圻城正西則副使侯國治監參將丁嵩軍夷江西南則參議李一迪監參將張榜軍上林乃爲師期錫鏵並進則以徂冬十二月二十日首事迄春三月三日班師乃聚軍吏而申誓之所不奉　詔令而闌及良民者有如此誓既料賊黨聞風先遁必奔思恩潯州豫檄當路諸屬邑厚集丁夫

以待漏網賊尋至會督府所遣故叅將梁守愚部援兵邀擊殲之既則以北五諸聚落習與賊通畢事而移兵平之便各部如期而進賊猶設險以距我師我師奪險先登賊披靡而退收保我師駴鼓深入直擣諸巢巢殺而奔亾匿巖阻乃復申令搜剿雖類無遺北五諸聚落悉平壹如成算以俘馘計巻萬四千五百八十有奇其餘焚巢墮塹薙于不毛殊三千衆盡美會胡直指代按部下車而蒞行閒軍正論功有差令諸材官咸獻其狀直指𩕳然而喜作而歎曰是役也師武臣力功販販足多要以壯猷壹禀于督府勝

等舉出于中丞其功上上在令甲御史不得言境內功宥諱認族成敢無辭以徵後世粵西名山甲寓內願鑱十仞之石以當豐碑宥不文將假手于東里征余與聞邦政不敢謂不知兵督府著不世功非金石何述焉不避追琢大爲之銘銘曰　世祖初敉張皇九伐首及蠻方桓桓新建佳兵不刃藉寇撫王蠕蠕八寨血牙從目伺我苞桑我師既旋薄茲負固駢首斧戕舊勲云亾相沿草昧既薙滋長搆亂一方爲虵爲豕爲虎爲狼賊我蒸民掠我藩帑倍畔天常厥有古田切近都會其罪彌彰　穆考明威聲罪致討發

整戎行乃　詔司徒訣以天綱用命者械很子野心
翻然革面相帥歸降其往勿追其來勿距恢若包荒
譬則吞舟脫于罪罟鼓鬣洋洋下民怨咨普天樂土
胡獨逢殃　帝曰汝誨賜履南服百粤胥匡　申命
汝任周行問俗其惟爾良二臣一心遏茲亂略夙夜
皇皇彼醜不馴毒痡有衆擢髮莫詳　帝命徂征典
師十萬三月聚糧元戎帥師諸將分部其陳堂堂或
典護軍或司餉士寔爲紀綱自冬迄春七旬在事不
愆于襄繫頸陳尸百千萬計京觀相望미　獻捷于
庭告于　郊廟神貺無疆元老專征宜從異數以荅

非常督府不居伊惟　聖武三事肅將趙𧺆腹心以身殉國𣊓焉發㦤揚肉食鄙人錄錄成事寸無所長直指曰嘻上臣讓善歸諸　天王柱後司直惠文贅筆無善不章誰其銘之圻父之亞以先太常

續谿縣許令君棠陰亭碑

二九年詔計臣疆理寓内而更其籍令有司履畒經野計日告成最能事殿慫期慶讓自所部始先是都人士謂新都守在經界故籍具存亾假紛更茀仍其舊于時申令不啻三五所部廩廩將順之明知其勢治之益急有司直將以時爲月以日爲年甸服騷然

無所指手新都之縣六其一則割歙東略而縣績谿杭山帶河非眾阻則磽确爲都者十有五曾不足以當百里之縣許令君下車與疆事會所部程督日至列邑皇皇令君獨以身任之曰是在法非法何經乃絜爲令二十四章布告都鄙鄉遂既而曰法立矣是在人有治人斯有治法乃里舉公正一人爲植習事者六人職弓職書職算佐之于是出舍潼山之陽誓百執事今茲之事君事也民事也與我共此者其惟百執事之良　詔令有闢土無增糧斯其加惠元元德意乃任土作賦務去其浮公私得矣毋枉橈毋遏

巡毋作姦毋傳食不用命者罪無赦有違言則就此聽之百執事日有程日暮則奏草以代獻狀畝有表屨畝則樹表以代質成吾其爲百執事先匹敢後遂以印綬屬江文學躬策馬以狥邑中至則視馬首所嚮方命射者發矢隨矢所至執度者從之僭者籍勿更不者創勿籍既則以分土之宜曰首廬合丘墓次土田次水庸山賦下下績故巖邑山當伍之一參甚者不毛宜非人力所及美僅取足薅薙其下火耕而畬其賦或視田或視地其以薅薙者從舊畬者從新不盡利以遺民有司事也既又籍諸遺塚盐之以禁

步三舞與疏但貺宇者好得因而爲利慳上有不察則置匭以開告密擿遺姦慳下有不及知則獨尊以名聚觀糾則糾縄則縄即面質而折其衷矣令君自祁寒歷險阻露宿三月乃始告終所部獨多令君首課最籍既上則徙令君金壇令君既出疆都人士師諸父老亭潼山曰崇陰以比召伯境内居者耕者灌者封樹者樵蘇者步過亭下莫不舉首加額而呼令君令君舉績谿之步步金壇不旋踵而底績會有言新籍不便者某子甲亦以山不及丈爲辭代者慳用其言舉小入矣籍少更率自及所部悉并其籍復令

君籍如初故父老若百執事畢赴亭下百稽首而呼
有天籍存則令君存望是亭如望令君賢于尸祝遠
矣往余為邑無狀顧得當烏傷令君起家東陽相去
二舍而近余去邑令君未及生及令君入新都函
稱余陳事甚具大都兩造親聽車轍幾徧境中諸父
老謂余雅受令君之知屬余勒碑亭上要以名南之
什余則安能其賦甘棠著遺愛也君奠左右天子都
二伯而總諸侯居尊而民易親聽卑而民易達以故
分陜之治卒與周南同聲民到于今誦之矣當世監
大夫部使者受命而出務在親民其率也尊而不親

堂七仞而門千里重以嚴扃鑰儆千掫燿若神明可望而不可就下此則爲分部爲專城猥云遍殺其尊其難近亦若是耳縣于民最近固宜家至而日見之徒以吏受于上官全力分于辨應什七簿書什三期會什五徵科雖有甘棠曾不及芟藉令不下堂而聽民治豈不孳孳病在追呼懁急論報濡遲雖得其平民未稱便循是不變民其得我者幾今令君始入宮適逢建事之會無論胼胝二邑百世之利歸焉即民之隱地之宜興革損益明若覩火百聞不若一見固非虛言與治同道罔不興斯可觸類而通矣脫使

監大夫部使者破攊格從便宜其在行部貶髙時而通下情其程有司屛𢇁文而急周視風聲所被何讓騶虞異日者今君卒由此與予日幾幾望之矣令君名弘綱字張之舉庚辰進士

太函集卷之六十三 終